

談講解經論，其實可以說是叫旅美的雜感，到了地球的那一邊，把自己一些雜的感想來分享。

剛才已經說了，這次去是因為那邊蓮華精舍的約請。蓮華精舍大家恐怕還很陌生，這是一個真實修持的密宗團體。所以它不是跟別的一樣，好像是搞一些宣傳，要發展很多人，這是一個很注重實修的團體。這裡面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多，專家、博士，有些是很拔尖的科技工作者。這個團體它是紅白教的，密宗的舊派，以諾那祖師的法，貢噶呼圖克圖的法（貢噶呼圖克圖，年歲大一點的佛教徒還都知道，很多還皈依過、見過的），這兩位都是紅教和白教合而為一的。蓮華精舍就是以繼承這個法為主的，著重實修、守戒，這裡跟別的不一樣，這是主張嚴格的遵守戒律。

解放以後至十三大以前，國內當然什麼宗教活動都是不能夠公開的，所以蓮華精舍也就沒有公開的活動。國內沒有活動，但是國外活動還是照常的，是這麼一個情況。現在，由於在國外他們有些書、刊物都不斷的對於我有些介紹，所以國外知道的人還很多。至於我在蓮華精舍一個地位，在國內沒有人知道，北京今天在座的，知道的沒有幾個人。但是在國外，他們把上師的遺囑翻印又翻印，大家都知道。因此他們就請我，我就再三推，推到今年，正好我這三部書：《淨土資糧》第三版，作了些修改，也印出來了；《大經解》是再版，也作了修改，十一月份複印；第三種就是《谷響集》，有的人得到了，這個書印了一萬部，這些書都出版了。這三種書都印出之後，一九八七年就沒有寫作、校對、印刷這些任務了，所以因此就實踐諾言，就為蓮華精舍到那裡去履行我上師所遺留給我

的任務。我在中國、在美國是一致的，我上師所給我的任務是在蓮華精舍之內，出了蓮華精舍，咱們就不以精舍的情況論。所以他們發表一個公開的文稿，介紹「黃念祖上師」。改了，「黃念祖居士」。因為這是對外，對外就不能這麼稱呼，就叫「居士」，一個佛教信徒而已。所以在國內國外這是一致的。

意外的是什麼？這個情形值得跟大家說一說，就是在華盛頓是沒有廟。所以在我去了之後，有人問我：你對華盛頓印象怎麼樣？我說：印象都好，乾淨極了，非常寬闊，一點不擠，不是人擠人、車擠車，非常瀟灑、疏散、乾淨，這些我都很滿意，你們這兒就是缺個廟。於是他們積極想搞個廟。「華府佛教會」也在募捐，找個地方，跟咱們居士林似的。它的前身，它的會址是文化中心，臨時的會址，他借在那兒開會，也不是在那兒辦公，就是請人講經說法時利用那個地方，那個中心的前身就是「台灣同鄉會」。所以他們這個色彩很明顯，也就不可能在那兒講。這是一個障礙。

第二個障礙，就是一個法師，他們的會長，因為廟裡沒有和尚。這個法師離開華盛頓要坐五小時的飛機。我住的地方是維吉尼亞州，可是坐上汽車半小時就到白宮，所以這個地方倒是很方便。這個法師要是離開他的佛教會（他領兩處，他不在這兒常住），他來的話要坐五小時的飛機，那就比咱們到上海還遠，五小時的飛機很遠了。他剛講完經，他還宣布說：「你們不要再請人講了」，怕大家聽亂了。所以本來就是不許再聽人講的了。這又是一個障礙。

意想不到的就是這個法師，叫做淨空。他是非常客氣，他在大經解序寫「承黃念祖居士」，淨空法師。淨空法師在四個月之前，在一九八七年，我去的時候是夏秋，這個是春夏之間，他正在領導整個當地的佛教會，在學習什麼？學習夏老師會集的這一部《大乘無量壽經》。所以這個因緣是很特殊的，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

淨平等覺經》），正在領導大家學習這部經，而且定出每一章、每一章的要點是什麼，有哪些經文摘出來應該背誦。這都是法師他親筆寫的，我複印給大家的。這是很嚴肅的、很有規格的、很周密的、系統的在學習《無量壽經》。

這裡頭，他在開始教大家學習之前，先有一個總的引言，為什麼要學習這部經？他引了六段話，有古德的話，有個人的話，其中第三段就引了是我的話，在第三段。這一段一段的，為什麼要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？下面是英文，因為他們是在美國，第三段就是黃念祖居士怎麼怎麼說。因此在美國，由於學習《無量壽經》，他們對於我這個名字就已經熟了，因為人手一篇發給大家。而且我這段話引得還很長，就是從我的跋文裡頭摘了一段。所以有這麼一個因緣，就突破了這些障礙，就約請我去講。而且我在蓮華精舍有活動，只要他們能參加的，他們盡量來。而且他們也借這個地方來聽法，所以活動聯繫的次數很多。錄音，滿桌子都是錄音機，吃飯、吃早點，只要你張開嘴，那這個錄音機是不停的；做了五次錄像。當我臨走時，他的會長一直送到飛機的機艙口，代表佛教會，還有宣傳部長。所以這個是沒有想到的。

這個事為什麼值得提一提？因為大陸的佛教徒這是頭一個，頭一個到了華盛頓和國外的佛教徒會見。在他們的印象中，只有台灣，因為去的人也是台灣的人，法師也是台灣去的，印經什麼也都是台灣的。這個因緣就引出因緣，他們看到我的《谷響集》，看到《淨土資糧》，他們的法師和群眾都認為很好。這位法師馬上就要去台灣，他就要把我這兩部書帶到台灣去。為什麼要帶去？他們的設備很進步，通過電腦處理之後，就把我們現在印的簡體字自動全變成繁體字了。因為他們在台灣、在美國的人，看我們的簡體字是很吃力的，所以他們都再用繁體字在國外去複印。將來《大經解》印

出來之後，他們預約也要這麼做。

還有就是它的一個特點，佛教會的主持人什麼等等都是很青年有為，都是三、四十歲，朝氣蓬勃。會長是公路工程的科技人員，他的愛人是搞電腦的；圖書館主任，一個女的，三十多歲，也是搞電腦的，都是一些職業高級知識分子，各個方面都很出色。而且有一個是很有智慧，他念《金剛經》念到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他就提問：他就覺得這樣好像還不圓滿？淨空法師給他解釋：還有四句沒翻出來，都翻出來就圓滿了，後頭還有四句。所有的古譯，就屬鳩摩羅什大師特別，就是把八句變成四句，其餘玄奘、義淨這些大師個個都是八句。當然各人翻譯的不同，可是綜合起來，反正大家的意思就是這麼四句話。後頭還有四句：「應觀佛法性，即導師法身，法性非所識，故彼不能了。」法身就不可見，法性就不可知。所以那個人很有智慧，他自己就體會到了，說有所欠缺。所以就是說他們這些人很可貴的一些情況。

另外，這是雜感，這是好的、光明的一面，同時也碰見一些成員存在著一些問題。所以這個問題它是到處存在的，咱們中國（大陸）有、香港有、台灣有、美國有，各處都有，問題都是存在的。其中有一位居士，還是一位博士夫人，她是機械學博士的夫人，要說也應該是很有知識的人，但是對於佛教，她就非常幼稚。她跟我說，她說她從小就學佛，她學佛是從一貫道裡學的。大家一聽這個話不是很奇怪嗎？她學佛是從一貫道裡學的。而且現在一貫道，在台灣成為合法團體。一貫道我們是很清楚的，那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，為日本人服務的，許多弄虛作假。一貫道的弄虛作假，我在山西看見一些表演，就是弄虛作假的人，他把他怎麼做的表演給大家看。譬如一個雞蛋上，用香灰一擦就出了好些字。這是怎麼做的？

其實很容易，用牛奶寫的，蘸牛奶寫在雞蛋上，香灰一塗，字就出來了。還有的拿紙在蠟燭上一烤，字就出來了。這是怎麼做的？這是拿礬水在白紙上寫，寫完了之後，你在火上一烤，字就出來了。隨便一烤字就出來了，就用這個騙人。像這樣的一些東西，它居然變成合法團體，還有許多人不分，覺得自己信佛是從一貫道那開始的。

再有，不只一個，他們都是供佛之外還供黃大仙。咱們聽了也覺得很奇怪。這個黃大仙在香港就大大的有名。所以拍電影的人，我們懂得都是很時髦的人，不應當迷信，是吧！但是所有香港的電影明星，今天他要上鏡頭，要給他拍照，現在要演片子，他必定，沒有一個例外的，必定到黃大仙那兒去磕頭。這個黃大仙從香港就傳到台灣，台灣就帶到美國，供佛還要供黃大仙。所以頭一個是道教跟佛教分不清，第二個問題是佛跟仙分不清。黃大仙，南方黃、王不分，王大仙也就是黃大仙。咱們北方常有長、白、黃、柳這四種，蛇、狐狸、黃鼠狼、刺蝟這四大門。這黃大仙就是四大門之一。這種還不是仙跟佛不分，就是跟這些邪鬼神和佛分不清，這種現象。

第三個現象就是，有一個人跟我說，她是皈依了某某某，這個名字我暫時不說。覺得還很自負，學密的先進！也是一個女的，而且她很活動。我一聽這個人之後，我就明白了，所以後來我就不再跟她談話，躲開她，不能再談話了。她這個師父本來就是外道，後來大寶法王到了美國，他皈依了大寶法王，一皈依之後，他就自己稱為是密宗的金剛上師。天下哪有這個事？一個外道，來個活佛，你皈依一下就是金剛上師，而且收的徒弟極多。他的徒弟不但在美國，在咱們中國雲南就有人修了多少年密宗都皈依他，拜師。而且這一種在國內，前兩年碰到氣功雜誌的總編輯到我這兒來，他們要

了解這個情況。現在許多都是自稱為密宗，而且都是大傳其法，而且是大傳其不正當之法。所以這個也是一種特殊的一些情況。

所以這些問題都帶著一個很普遍的性質，佛、道到底區別有多大？典型的一個例子：一個老太太，她到廟裡來就穿上咱們這個法衣，像個居士；到了道觀就把頭髮往上一梳，戴上道冠，穿上道姑的衣裳。她的兒子很擔心說：妳這樣將來往生不了。她說：我不管，誰解決我問題，我就給誰磕頭。就是這樣不分，兩忙，佛教有法會，她跑來幫忙，現咱們居士身；道教那兒有什麼事，她就現道教那種修行人的身分，跑到那兒幫忙去了。這個都是不分。

這不分有什麼影響？這個事情帶普遍性。我們對於這個從外，原來是接近外道的人，或者喜歡研究外道，或者是本來就學過外道，佛教以外都稱為外道，這個外道不是個貶義詞，這裡頭沒有把它貶低的意思。加上個魔字，稱為「魔外」，魔就是貶義詞。外就不是我們門內的，我們佛教就是門內，你是佛教門外頭的稱外道，這個沒有貶義。當然在一個社會有外頭，外頭他的一些道，所以外道不是個貶義詞。但是外和內還是很有分別，因為再跨一步就是魔，魔外，發展成魔了，那確確實實就很可怕。所以我們對於由外道而一步一步深入而信了佛，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，這都是很符合規律的。

中國過去不就是孔子、老子嗎？佛法來了之後，咱們中國人就從孔子、老子之教，而接受了佛教，這是很正規、很好的事情！所以這有一個過程，這是很好的現象。假定是一個和尚，念了幾十年的經，最後看見耶穌教的《聖經》，於是他佛教的經不念，念《聖經》去了，這個就不好。正確的你不要堅持，高明的你不要堅持，你去堅持一個普通的，比我們這個還要淺的、要低的，那就是退步，退步就不是好事。當然不是說耶穌教不好，但相比它沒有我們究竟。

而且如果不能夠劃清這個界線的時候，往往你三皈依就不清淨。我們學佛第一步就是要三皈依，你這個界線劃不清楚，你三皈依就不清淨。

最典型的一個例子，好多人都會過她，這個真是非常可惜，這個人是非常純正，她也拜過貢噶上師，也開過頂，也是在上師加持之下，能夠見到極樂世界，能看到本尊。現在這些奇異功能，她差不多都有。人死後在什麼地方？到哪一界，什麼什麼，她都完全可以知道，她是這麼一個人。你有病，她就給你看一看，吹一口氣就好了。但是她就是因為她最初拜的那個師父，她宣了誓，就是那個師父傳她的咒，她必須得念。她就不敢放棄，她就一直還是念那個，因為這樣的話，她的下場很不好。北方很多能瞧香、看病的人，幾乎死的時候都有一個通常的情況，就是北方都睡炕，炕上有席子，睡在席子。他死的時候拆這個席子，把席子拆成一片一片的草，然後再厲害的就吃這個草，最嚴重的他不只吃一床席子，要吃掉一床以上，有的最多要吃掉兩床席子，就是把這個席子吃下去。吃下去之後，然後這些席子就在渾身鑽出來，這麼死掉，從裡頭刺破。幾乎很少例外，所以這下場很慘！這位老太太，她沒有吃席子，可是也拆席子，所以也就是沒有能夠逃脫那個共同的他們的下場。所以瞧香、看病，現在所謂奇異功能等等，這樣一個下場。這是實事，我現在跟大家說老實話。我有些事情，我這個責任很大，我知道。所以大家願意找我說話，找我問話，我是很恐懼！錯答一句話，五百世野狐身，責任很重。所以這些事情，都是確確實實有事實根據的。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情況。

因此，第一個雜感，我們就是必須要堅持淨信。首先要三皈依，密法講皈依，比方「皈依上師」，從此就永不皈依邪惡知識。冒牌的上師就不能再去皈依，更不能聽見有些什麼什麼。從前有個林

雲在北京他有些言論，有人就問我，他的話對不對？我說：你還打聽他對不對幹什麼？他自己已經報名說他是黑教，你幹嘛還問他對不對？這個人在美國大紅。所以大家就是這樣，大家水平很低。所以一貫道成為合法團體，林雲在美國大紅。中國有好些人知道，他自稱為黑教。「黑教」它就是西藏原始的佛教，就等於咱們當時土著的道教什麼的，這不是佛教，不能皈依邪惡知識。

「自皈依佛」，就不能再皈依其他的像穆罕默德、耶穌；「自皈依法」，就再不皈依外道典籍，外道的典籍就不能皈依，尤其還專門去鑽研這些外道的著作；「自皈依僧」，就是永遠不許皈依外道邪眾。所以這個就是說，我們既然受了三皈依，我們是這樣，我們受了三皈依，就應當堅持三皈依，受了戒就應當堅持戒。戒不受則已，受了就不能犯。我們必須要很好的把戒的本身弄清楚，自己要護持。犯是難免的，要很快的懺悔，愈快愈好，頂好是不出當天。你就在佛前，你哀切的懺悔，你也不用告訴人，你要自己從內心的悔改。戒要護持！所以我們既然學佛了，看見這種情況，首先都是從不信而信，從外而內。但是我們既然進了佛教之門，我們這個界限就要把它劃清楚。這是我們成為佛教徒最根本的意義。

成為佛教徒之後，我們就要去修持，修持就是「信、願、行」。我們的知識一天一天的發展，現在我們可以太空旅行。離開了地心引力場，大宇宙的很多事情，是以前人不知道的，不是在咱們常識範圍之內的。把電子、原子、質子，甚至有比電子小多少萬倍的東西，不是最小，質子、中子都可以打開，小到什麼情況也是無止境的，這在以前都不在常識之內。有的人就是「唯常識論」，所以奇異功能就把這一些破一破，確實是起了它的功效。

但是，對於這個我們要有所警惕。頭一個，為什麼現在奇異功能出現這麼多？怎麼以前沒有？以前都是禁止的。因為他們這個奇

異功能一來，徒弟一多就要搞政治了，就要領兵。歷史上的事情很多，黃巾之亂（它是道法）、白蓮教，他們都興兵，都是借著宗教形式，清朝時候八卦教，也是打仗。所以歷朝歷代都把這種有奇異功能的人稱為是「妖人」，法是「妖法」，都要抓住、要打、要充軍，限制，禁止。不是沒有，這些法都有，有些變戲法的會搬運法，很多變戲法的他們會這個，這個名字就叫做「五鬼搬運法」。而恰恰不錯，現在有一個在搬運上最突出的，受到國家優待的這麼一位，而他的後台確實是鬼。所以叫五鬼搬運這個名字一點都沒叫錯。所以他這個事情，現在我們就是把一些問題，只要有就把它發掘出來，這是個好現象。所以這種事情就多起來了。

大家就問，外道最近出現這些奇異功能，道教有說：我們道教怎麼怎麼樣，你們佛教徒顯點什麼給我看看，有人就被僵住了。其實這個問題很有內容，佛法就是跟這一切不同，我們要知道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這是一件大事因緣，一切佛出現於世是大事因緣故！所以佛的出世是大事因緣，我們學佛也是應當來學這個大事因緣，也是一個大事因緣！那什麼是大因緣？就是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。佛就把佛的知見開示給我們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所以諸佛出興於世，就唯一為這一個大事因緣的緣故。我們學佛也就是為了這樣一個大事因緣的緣故。

佛既然把佛的知見開給我們、示給我們，我們就應當經過不斷的修持而能悟入佛的知見。所以，這些奇異功能，不要說奇異功能，奇異功能有人說是神通，這哪叫神通？神通到什麼程度，就初果的神通，四天下他都可以知道。「四天下」有多少？不但是整個地球，有四個地球，包括這個宇宙，看來至少是個太陽系，甚至於不只太陽系，甚至於是個銀河。初果的人就在這樣一個宇宙範圍之內，沒有地方他看不到的。現在這個奇異功能，跟這一比，就忽略不

計，它算什麼？這些通，佛教叫什麼？叫做「聖末邊事」，跟我們這個大事因緣沒有關係。你知道天宮上那兒跳什麼舞，這與你悟佛知見有什麼關係？有很多人就是貪看那些跳舞去了，這不是大錯特錯嗎？世間東西你在留戀還留戀不過來，天宮的你也去愛去了。所以人有時候很愚痴，這是「聖末邊事」。

我們這是大事因緣，心地法門。宗門不許談境界，宗門不但不許談這些個奇異功能、神通之類的，就是你修持正當的境界也不許談。不許談境界，我這到了什麼境界，宗門不許談境界。教下只准論功夫，也不是講境界，彼此相見只能談功夫怎麼樣，你打坐幾小時？你念的時候心亂不亂？你煩惱來了之後如何克服？功夫，教下只准論功夫，不准談這些。因此這個出發點就是不一樣。

第二點，所有我們修持的功德，我們是迴向法界，讓法界一切眾生都得覺悟。我們願意自己破無明、開智慧，也就是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所以我們的功德就在這一方面就起了作用。因為我們無始以來的罪業是無量無邊，都要靠我們的修持去把它洗乾淨，去懺除、消除掉。所以它就不是給你出現點這樣的能，那樣的奇，奇也就是怪。這是第二點。

第三個，佛教不許拿這個來宣傳。我這就講兩個實際的例子，很有趣。這是「南梅」，梅光羲老先生，南方都用他的書作教本教，講「法相」。他的兒子親自跟我說的，因為他是修公路的，沿著公路就修到了西康西藏。他就認識一位小活佛，這個小活佛轉世在武漢，但是大家把他找到了，就把他連他的父母都接到康藏了。我表弟去了之後，他看見來的是漢地人，他都很歡迎，把他上海帶來的餅乾拿來請客，他們可能都很熟。這個小活佛就有兩件事，一件事情，他後來跟他父母說：你們趕緊回去，這兒要亂了。後來他又說，他父母還挺尊重他的話，就離開康藏回到武漢。後來廟裡就

說，怎麼他的父母忽然又要回家了？後來一查一追就查到這是小佛爺說了。這時廟裡管紀律的、管戒律的叫「鐵棒喇嘛」，連活佛一樣打，教育很嚴格。把活佛打了一頓，不許洩露，你預知，預知不許洩露，打了一回。

打了一回還沒有改過來。一天小活佛在廟門口玩，還是小孩！一個人騎馬從廟門口走過，一看活佛在門口，他趕緊滾鞍下馬，向活佛禮拜。小活佛說：你還在外頭玩，你還不趕緊回去，你們的敵人已經就要帶隊伍來打你們了，這對你們有多大的危險，趕緊走！這人跳上馬就趕緊趕回去，趕回去就趕緊集合大眾，把一切武器都擱背扛上派好人準備，剛剛準備好，敵人就來了。敵人來了，他們有備無患，沒吃虧。於是他們就很感激活佛，過了幾天就帶了很多禮物去給活佛送禮、磕頭、道謝。廟裡把東西都收下，等客人都走了，當然這是小活佛說的，鐵棒喇嘛又來了，又打一頓。

其實這都是好事，但好事也不許。為什麼？這有個極深的道理，因為這種神通妖魔鬼怪也都有。可是有的人就說，我必須先修出神通，我靠神通來弘揚佛教。根本就錯了，這個思想本身他就不是想弘法，他就是想敗法。很多人有這個思想，他說我必須要有神通，我才能弘法。這極端的錯誤，這是不許的，只有在臨終的時候，才能顯現。我的老師告訴我一點，不出十天就往生了。夏老師給我洩露，談他的常寂光，沒有到十天就往生了。不是隨隨便便就把這個對人去宣說的，更不能拿這個來吸引人。你們知道魔的神通有多大嗎？魔跟天帝打仗的時候，天帝是打不過他的。帝釋，玉皇大帝(外頭叫玉皇大帝，咱們叫帝釋)，帝釋打不過，他供的有釋迦牟尼佛的法器，他就要修法，修法魔軍就敗了。魔軍敗了之後，他領著八萬四千魔軍，能夠藏身在一根藕絲裡頭。藕絲多細，一根藕的絲，八萬四千魔軍就在一根藕絲裡頭藏下了，這是魔的通。你要是靠這

個，魔他也就可以說，我就是佛，我有種種神通，然後他顯給你看。所以我們就要正視這個事，我們是要慈悲；魔他就是不慈悲，他就是瞋恨。我們要覺悟，要大智慧，要明心見性。魔如果能明心見性，他就不是魔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在咱們禪宗二十八祖裡頭，中間有一個祖師就是魔，而他在祖師前開悟了，他成為接法的一代祖師。所以佛的知見，明心見性這個法門，魔他得了這個法之後，他馬上就成為祖師，他就變了，就不是魔了。所以這個力量就是無限大，不是都要說神通。帝釋還打不過魔，還要靠佛的法寶，天的力量還戰不過阿修羅王。

至於說到「通」，有各種的通。頭一個是「妖通」，這是不正確的通。由於他修的是邪定，他就得的邪通。修羅有：畜修羅、鬼修羅、人修羅、天修羅。所以有的就把修羅這一趣不存在，打散了，分在其他裡頭，稱為「五趣」。譬如《無量壽經》稱為「五趣」，就是把修羅拆開了，修羅可以拆開。天修羅最高，最低是畜修羅。所謂這些仙之流，實際上就是畜修羅。有些鬼神，也是鬼修羅，都屬於修羅道。所以他們是很有通，是很有本事。外道都有這種經驗，練道功很怕你開鬼脈、開鬼眼，這個是壞事，你就可以見鬼，可以往鬼道中隨便去，有鬼的通，要到哪兒就到哪兒，這是一種可怕的、不好的現象。所以這是一種，這是壞的。

另外一種是「術通」，靠一個法術，畫個符，或者什麼，憑這個能解決問題。他本人並沒有什麼特別，本人可能並沒有什麼覺悟，但是他有一個術，稱為術通，不究竟。像祝由科就是術通。我舅公他在廣東做官，他長瘡，正好上級，省裡頭一個上級，他是一個區的區長，一個專區的行政長官，省長要來巡察，他長瘡，他就不能接待。他們兩個人之間有點誤會，人家以為你對他有意見，可是要去接待，確實腿上長了瘡，就找了個祝由科。祝由科說：好，我

能給你解決問題，你要多久可以把這個事情辦完？他說：連接風帶什麼什麼，總共得兩個月把他送走，才完事。他說：好，兩個月，你都可以去辦事。祝由科的術在湖南很流行。祝由科用它的術，把他的瘡一下子搬到樹上，樹就爛一塊，血肉淋漓的，爛了一塊，人就好了。人就好了，他就果然把這事都辦得很好。回來之後就跟他商量：能不能不搬回來？不行，非搬回來不可。搬回來之後，在你腿上再治。這都是術通，靠一個法術能夠把問題解決一下，但是這個還是得必須搬回來，就把時間給錯一錯。所以很多問題就是，北京有個最有名的現在，紅得發紫的一個氣功師，紅得發紫了，有個人從遠道來請他看病，確實是病好了，剛一到家就死了。所以這些事情，大家聽說「祝由科」，聽說這些事情，這些事情它都是很勉強的，你病是好了，壽命是完了，到家就死了。所以這些事情，我們要有所警惕。

所以「神通」，阿羅漢從初果起都有通，在禪定之中可以發現一部分通，二果勝於初果。一個阿羅漢就可以了解三千大千世界以內的事情。這個宇宙大得不得了，三千大千世界！但是他不能了解三千大千世界以外。所以阿羅漢不聞他方佛名，另外一個佛祖，另外一個三千大千世界是什麼，他就知道了，他就很有窮盡。地上的菩薩就高了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到十地，這就屬於神通。現在這些奇異功能，不能稱為神通，太渺小了。但是這些神通都稱為是「聖末邊事」，我們真正的就是慈悲和智慧，「悲智雙運」，這是我們的根本。所以這個神通，實際上就是道通。

我們「無住生心」就是道通。心中無所住，而此心明明朗朗，一念不生，無量恆沙妙用，這稱為道通，這個高。稱為佛神通，當然就要比一切以前說過的阿羅漢神通、菩薩的神通要高得多，不僅僅是如此，佛獨特的，稱為佛神通的，佛所具有的，就是「直指人

心，見性成佛」。直指你，讓你自己能見到自己的本性，能夠成佛。所以佛的大事因緣，也就是開示佛的知見，讓眾生悟入佛的知見。所以佛的神通也就是這兒，佛的神通就是如此。所以因此在這些地方，我們對於這些奇異功能，大家過去沒有聽過這麼多，現在忽然聽到很多，有些驚訝，這也很自然。但如果把它道破了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當年在孫權那個時候，佛教剛剛來，《無量壽經》在孫權那邊翻譯了一部，稱為吳譯本。當時來不來，也開過預前會議的，我們這兒很好，我們要不要佛教來？闞澤，大家念過《三國演義》都看過闞澤這個人，在《三國演義》中也很相當的一個中等角色，闞澤他的話打動了孫權。他說：我們道教的聖人是以天為師，拿天當老師，象法於天，學天，天是以佛為師。你看佛說法諸天都來聽法，咱們的古聖先賢以天為師，拿天作老師，法乎天，而天是以佛為師。所以，佛教是天中之天，聖中之聖，徹底，最主要就是徹底。因為道教與其餘的宗教，最高是生到無色界天，總之是沒有出六道，都是要再輪迴。能夠出輪迴的，這是我們基本的意思。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劃清「三皈依」的界限，一方面我們對於佛教要生起很清淨、很尊崇一種敬仰的心。我們能夠信佛，是人生最殊勝、最幸福的事情。

至於說到再一個感想，學密現在確實大家很多人都在感慨，就是種種人都掛起牌子來自己稱上師，傳法。剛才我就說了，剛剛皈依，他就說自己是上師了。這樣的事情之後，大家是熟視無睹，這個事情都明白的，但是大家還是很多人敬仰、很多人去學，並且在這個裡頭都是夾帶著一些亂傳亂修封神榜。這種事，咱們這兒有，南方有、北方有、西方也有，就是陝西一帶、四川，香港有，東南亞有，台灣有，美國有，都是有這個毛病。不少人想學密宗，這個

事本來是好事，但是要知道學密有時候會有許多這種情況。就好像在市場上冒牌的貨太多了，大家知道的茅台酒，一個空瓶子賣二十八塊。為什麼空瓶子賣二十八塊？它就不能裝點別的，它冒充茅台賣。你就吃了點假酒還不要緊，萬一有人兌了點什麼毒藥摺裡頭，兌點砒霜什麼的，那你就是服毒。所以這個事，確實很危險的。

真要學密，你首先得要有一個正見，你完全是一種弘法利生的心，一種正的見，很正派，這是第一個要求。第二個，你要知道如何去選擇老師。所以很難。第一個你自己要有個很正的知見，就是一切不正的事情是不肯做的，這是很正派的人。第二個你要有測師的眼光。在西藏你要看師父三年，大家都是依靠著師父，你還要看三年，師父也要看你三年。那個看，不是像咱們這磕一個頭，一個月不見面，那是天天在一塊兒，你一舉一動都看在眼裡頭，是那麼看的。再有就是自己真正具足，你不但是學佛，而且要學密，有這樣的根器。

因為有很多想學密的人，我在這兒提出一點，許多有這種願望的、這樣的出發點的、這樣的感情的，這都是不相宜的，不能去學密。你要不改，就這麼去學，學來學去，可以說沒有好處的。第一個就是好奇。這個都看慣了，這不足為奇。到雍和宮，一看這些像很奇，什麼威猛相、雙身相，好奇心出發，這是不行的。再一個求快，密宗成就快，用一種急躁情緒說：我也學密，我很快成就。是為了自己要很快成就，也就是還是個人打算，而且有急躁情緒，這都是癌細胞。再有就是想找個竅門。這種修持都很艱苦，都很什麼，我有這麼個竅門，我一下子成佛，即身成佛，多好！就想不費力的得一個竅門，得了竅門，自己搖身一變就成佛了，這本身是邪見。第四個就是密法裡可以成就得神通，想得神通，這都是不正確的。這個最壞的就是對於修雙身有興趣，就是想怎麼惦記著要學、

要有機會修。而現在又迎合這種情況，很多人就來做表演，就來收徒弟，各處都有。只要你有這樣的思想，碰見這樣的師父，正好是一拍即合。一拍即合是不要緊，那你的前途就不要問了，就是金剛地獄。這個金剛地獄就是專門是給這路人預備的，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後果。

所以密當然是好的，但是我們將來要學的，我給大家提供一點參考，怎麼去分辨師父？凡是「炫耀神通，提倡雙修」的，要有這八個字的，你千萬不要去接近。雖然這個師父怎麼有神通，他又提倡雙修，要是這樣的師父，不管他是什麼牌號，什麼活佛、什麼法王，你就說：「你好管你好，我根器不夠，我不敢接近。」這個是最保險的，反正不碰這八個字的。

正派，我舉一個例子，我的先師上虛下雲，有一個知識分子出家了，就叫他打坐參禪。幾個月之後，他就從座位上懸空，離開座位了。然後大家就報告師父，這種現象必須師父得知道。你們猜虛老怎麼說？「他不適合於修這個法，趕緊換法門。」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。國外的人對於虛老那是敬仰極了，因為他一直是大家所尊重的，中間沒有曲折，敬仰極了。這是他的態度。我們一般情況看這個人一坐就能飛空、就離開地了，這你要修下去，那還得了！這才真是法器。虛老說他不適合修這個法，換一個法。現在必須要有這種眼光，你才能學法。

密法之殊勝，它就在於什麼？在於菩提心大，發大菩提心。所以密宗說得果大，是由於什麼？由於你菩提心大。這是個因果問題，什麼因得什麼果。你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你種菩提得菩提。所以你要想得個大果，即身成就，而且快，這就是因為你的菩提心大。這個「大」不是大小的大，是「大方廣」的那個大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「大方廣」，「大方廣」的解釋是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

。就不是大個兒的，還有大個兒的，還有大個兒的，那麼大，大得沒邊，那你就是還在著相，著在這個大上面去了。這個「大」字一方面是大得沒有邊了，另一方面小得裡頭再沒有心了，小沒有內了，這個叫做「大」，絕對超過你思量的境界。實際上，密宗所要發的菩提心，「勝義諦菩提心」就是這個大字，不是個大的那個大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我八十四願，我加上多少條，那我不是比阿彌陀佛的願還大了嗎？不是這個意思，那個意思你恰恰是胡鬧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他一個第十八願就攝及了一切，你沒法再超了。

第二個要持戒。現在都不講持戒。要修密，大家要認真的持戒。持戒中最難的一條就是要尊重上師。對於上師要絕對的相信，絕對的聽從。不但是要聽話，在思想上要完全放棄自己的這些思想，就是一個改造的過程，以上師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全都破了，你這樣才能夠真正是聽話。所以以上師的身口意為自己的身口意。頭一個，你要知道上師是什麼意，能夠知道上師是什麼意的人，這個人就很有水平了。所以現在你帶點錢要什麼法，還點名，我要什麼法。就好像我老爺交了錢，你得交貨。這樣的師徒關係，你學密能成功嗎？那就等驢年了。你對於上師一點尊敬意思沒有了。

第三個是實修。我看過大圓勝慧的一個課表，那就排滿了，這一天，看了可怕，真是畏懼！自己就不夠。這一天二十四小時，只有一個時辰是上床的。早上起來就有修本尊、修大手印、修護法，一個法接著一個法，幾次的脫噶，幾次的生起次第、火供，排滿了，只有到了二十三點到凌晨一點這一個時辰，就是咱們所謂的子時，子時叫做「臥入光明定」。這個時候你躺下來入定，也只有這一個時間是你可以躺下來的，而且是入定。所以即身成佛是有的，但是人家那個修持！所以我就不敢放逸，比人家那個修持是差得太遠了，人家真是一座接一座。

從解放到現在，修密宗即身成就證光明身的六個人。最早的一個人，那是貢噶上師跟我說的：剛一解放不久，誰也不知道，際實是一位大德，就是一個普通在家居士，就是化光明身走的，只留下指甲、頭髮。留下肉身又是一種，像諾那祖師是肉身縮，這是一種，縮小剩下一尺多，諾那祖師是肉身縮成一尺多，心臟不壞。兩個特點：燒的時候心臟不壞，出很多舍利；身體縮小，出舍利，這是諾那祖師。再有修「大手印」、「大圓滿法」成就的，他可以整個變成光明之身，這個肉身沒有了。最近一個是貢噶上師。後來，聽說最近他們開會，色朗金珠他的一個報告就證明化虹光身。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，前後一共是六個人。他身上這個護身符，還有一根頭髮，是其中一位化虹光身大德留下來的。這根頭髮沒帶走，他把它供在他的四尊佛裡頭。

所以這麼精進修持是可以得到這個殊勝的成就，但是不是容易的。大家想一想，咱們十億人口，這麼幾十年才六個人，一億中攤不到一個。是可能的，是行的，是有的，是可能修到這個地步的，但是是億分之一。古人說，千個萬個難得一個半個。但是淨土法門，我們知道的或不知道的，能夠得到往生的，那就不是六個，六十個、六百個，恐怕還要多。所以，現在大家想學密，我有個建議：西藏的規矩，學密的人先要學十二年顯教。不管哪位，只要想學密，咱們就要按康藏的規矩，你念十二年的經典，那是脫產念。在廟裡頭脫產念十二年，這是第一個。然後修「四加行」。

現在尼泊爾的活佛在美國強調，十萬大頭絕不能少。有人說不磕十萬大頭，把四加行中的磕大頭不提出來，他就覺得可笑，認為這漢人可笑。他堅持十萬大頭，而且是大頭，四加行，然後才修法。所以真正要修，那就是要按規矩，基礎不鞏固，這個樓蓋上去是不行的。學十二年的經論，這一點大家就一致了。不管你學密也好

，不學密也好，你學淨土也好，你想參禪也好，你先學十二年，我看夠大家補的了，脫產這十二年。這是一點。

而且我們要相信，淨土法門是密教的顯說。所以念佛，佛號就是咒。往生咒第一句，你要按字音念是「南無阿彌多婆夜」。「南無」大家就知道不對了，應該念「那摸」(Na Mo)。「阿彌多婆夜」，「阿」字大家也有人知道念阿(ā)；「夜」字讀亞(y a)，南方人把「日夜」的「夜」就讀亞(y à)。所以要按這個音就是「那摸阿彌嚩吧亞」。這個音要念出來那是什麼？就是以梵音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我外孫還是小孩，就教他念「那摸阿彌嚩吧亞」。有人就要問你這是念什麼？你就說我這是念一句印度話。也沒有撒謊，確實是印度話。小孩生長在四人幫的時代，他就念「那摸阿彌嚩吧亞」，就是往生咒的頭一句。所以大家不要覺得我必須要學密才是學密，我念佛號就不是密，佛號就是往生咒的頭一句，就是不可思議的咒。

另外，這也是普遍的，咱們新來新參加的，要生正信。我們要信，要生正信，正信和不正信差別很大。截流大師的話：你生正信的話，你可以往生極樂世界；你要不是正信的話，就往生不了。他提出來的都非常尖銳，但對我們有很大的警惕。他說：你不能生正信，你這麼修，你往生不了，來生你就會大富貴，大富貴就不免要造很多業。有錢的人就要做許多壞事，吃喝不算，玩弄婦女、投機倒把做生意、做買賣，種種不法的事情，許許多多的，甚至於傷天害理。大富貴，就會有這些事情來了。這些事情來了，再下一輩子入地獄。我們這一生沒有正信去念佛，來生富貴，第三生入地獄。這叫什麼？佛教有個術語，「結三世冤」。你跟第三世的冤，你從這就結下來了，叫結三世冤。譬如跟我同時的一個人，他就是五逆十惡，殺父母種種的不法，他也入地獄。我跟他差多少？就差一輩

子的事。他是這輩子就入地獄了，我第二輩子富貴，第三輩子入地獄。只是他早進去一步，我後進去一步。所以，這是我們要警惕的事情，我們不要把這個事情覺得無關緊要。這個生死輪迴，現在有許許多多的證明，今天來不及說了，那是肯定的。而我們「信、願、持名」是決定往生！你往生不了之後，來生就會因為今生的功德而來生富貴，大家所求的，而不知道富貴之後的危險，這危險是非常大！

所以我們這個叫勸生正信！什麼叫正信？要相信自己的本心跟阿彌陀佛的本心是無二無別的，但是阿彌陀佛是已經徹底覺悟，我還在迷。我現在可確實不是阿彌陀佛，我在迷，我在迷之中。雖然我是在迷之中，可是我在念佛，我的心跟阿彌陀佛的心，就像兩盞燈，一個燈是自己，一個燈是阿彌陀佛，這兩個燈都著了，我念佛的時候燈不就著了嗎？阿彌陀佛這個燈不就在我的燈光裡頭嗎？所以阿彌陀佛就在我的心裡頭。我在哪兒？這樣的光一照，我就在阿彌陀佛的燈光裡頭，我也就在阿彌陀佛心裡頭。我們跟阿彌陀佛就像水跟牛奶這麼摻合在一塊兒了。牛奶中全部都是水，水裡頭也全部是牛奶，倒出來牛奶就是水，水就是牛奶，你不能再分哪兒是水哪兒是牛奶了。這個就像我們跟佛的關係一樣，這個光，你是指哪個燈的光？既是佛的光，也是我的光。我們跟佛，雖然現在不是，但你念佛，你就是，「如來悉知悉見」，所以就得到往生。得到往生不是為了自己求安樂，而是為了實現我要度眾生的這個真實的志願。我自己還不覺悟，我自己還是迷迷糊糊，我怎麼能夠去覺醒別人？要覺他就必須要自覺。只有在真正見了阿彌陀佛，聞法悟無生，這才真正能夠覺他，真正才能夠利益大眾，利益法界眾生。為了這個而求往生。所以我們帶著欣厭心，對於這個世界上的東西，我們要看淡，而對於念佛、對於往生的信仰，你老實念佛、老實持咒

都是好的，你隨便任何之一都是。

佛法是個大安樂法門，能夠使人真正得到安樂。最後我講一個小的故事，來結束今天我的雜感。電視裡放過日本的《一休和尚》。證明咱們學佛，聞到往生，夏老師聽見這個往生法門，他笑了幾天！他成天笑，他說：「我這可有辦法出輪迴了。」這是個大安樂的法門！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聽說這個大安樂，慶幸聞此法門。

一休和尚九歲的時候，一天師父外出走了，就吩咐你好好的看大殿，參禪用功，不要淘氣。師父走了，小孩哪有那麼老老實實的，他就轉到方丈屋子裡頭了。他的師兄看方丈室，一看師兄在那兒哭，師兄大他一、二歲。他說：參禪的人哪有哭的？師兄說：不行，我今天不得了！什麼事？師父有一個心愛的東西在這櫃子裡頭，常常要打開來自己看，不許我碰；我也不知道是個什麼，反正師父常常拿出來玩半天、看半天，又擱回去了，大概是最心愛的東西。今天師父走了，我就把這個打開了，那是個瓷器，我一下子把瓷器摔了。這回是饒不了我了，師父這麼心愛的東西，看都不讓他看，他給摔了。一休說：這樣，你別哭了，遞給他一個手絹，你把摔了的瓷器包在手絹裡交給我，算我摔的。師兄說：你太好了，師父答應叫他看方丈室，回來給我饅頭吃，我的饅頭歸你吃。好，說定了，你的饅頭給我吃，你這個瓶子算我摔的。他就把這個揣在他兜裡頭。

師父回來了，他在大殿等師父。師父說：你在做什麼？我完全在用功，完全在參究。你參究什麼？我參究到底能不能有一個人是不死的。師父說：都得死，沒有一個人能不死的？這個糊塗的徒弟，哪有人不死的，沒有，既然是人沒有不死的。哇！都要死的，人都要死；那東西呢？東西能不能常存？師父說：沒有，沒有一個東西能常存的，成、住、壞、空，哪有一個東西能常存，永遠存在，

沒有。沒有，那如果我們有一件心愛的東西要壞了，我們也用不著難過了。師父說：對，這不就是緣嗎？緣聚就聚，緣散就散，東西壞了，壞了就散了，不應當難過。他把包掏出來，師父，這兒有個緣散了。

師父就沒有發脾氣。這個事情，我們覺得師父也很佩服，這個徒弟很有智慧。通過這個我們可以懂得很多道理，可以體會很多道理。他在正確的思想、正確的知見當頭的時候，他脾氣就不發了。要咱們想，以他平常必定暴躁如雷，必定要打這個徒弟一頓，因為他那個時候沒有這個正念。因為這個弟子一問，並不是說把他僵住了。我們可以推廣，凡是我們正念當頭的時候，就可以不生煩惱。所以觀世音菩薩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他就知道一切無常，既是無常，就不會為一個最心愛的東西破了而發脾氣了。我們把它推廣，咱們不一定要等一休，真正知道這一切無常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就「度一切苦厄」，所以它是個大安樂法門。

日本的弘法大師，密宗的祖師，修大殿，大家運木材來，那都是大木頭，扛著很苦，他就作了個歌讓大夥唱。他說是，「好花雖香易凋謝」，好的花雖然很香，它很容易就凋謝了，「世間哪個不無常」，沒有不無常的，「有朝越過憂愁嶺」，他們要翻山運木材，「天地廣闊日月常」。他就叫大家搬運的人一邊走一邊唱歌。他這就有很深的教義，沒有不無常的，你越過了憂愁嶺，你不為煩惱所沾，這個世界就寬廣無量，日月代表光明，光明常照。所以這是大德。

我們以一休的故事做為供養。今天就是主要是這一部分，雜感到這就結束了，多謝大家，非常感謝大家。